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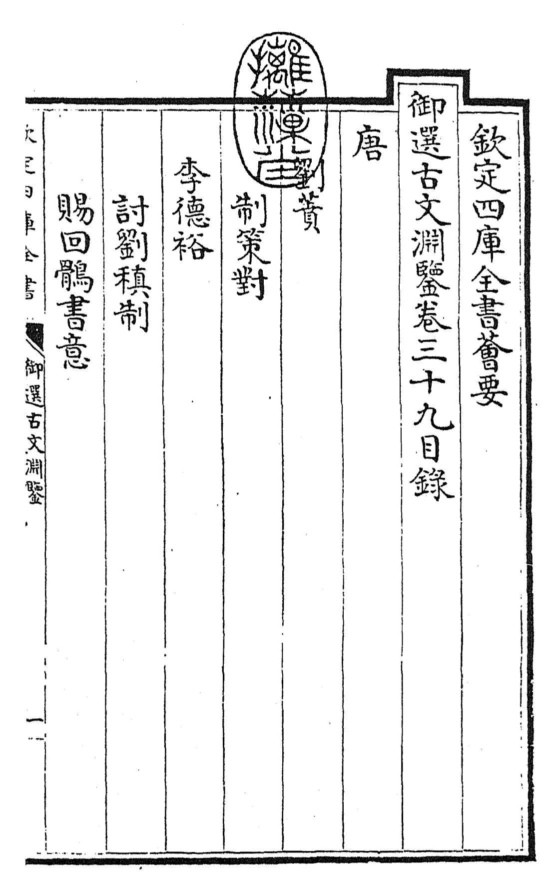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九目錄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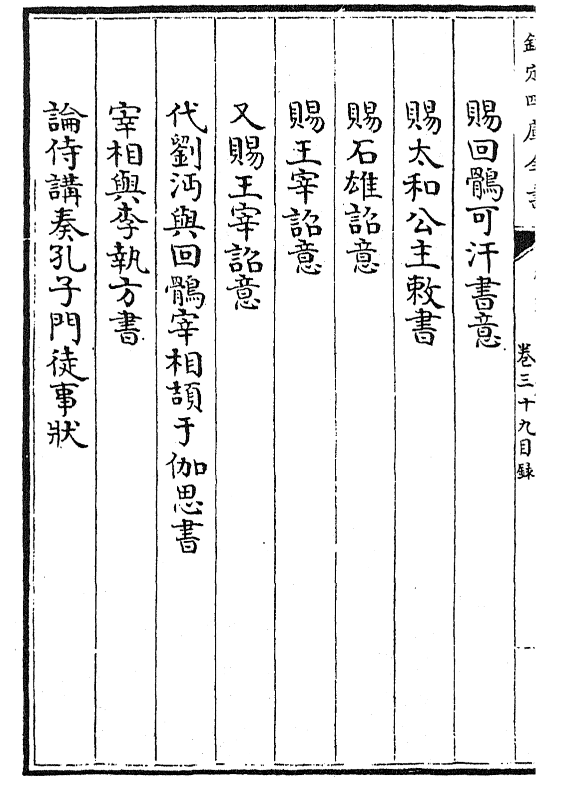
劉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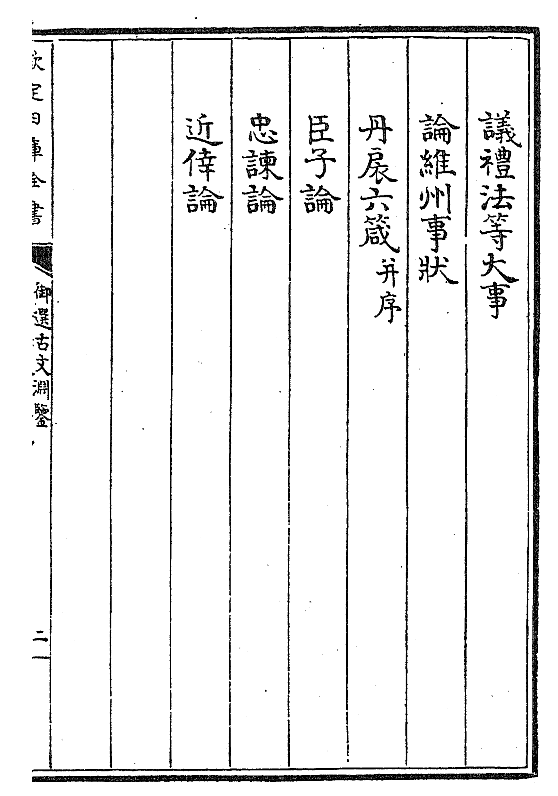
制策對

李德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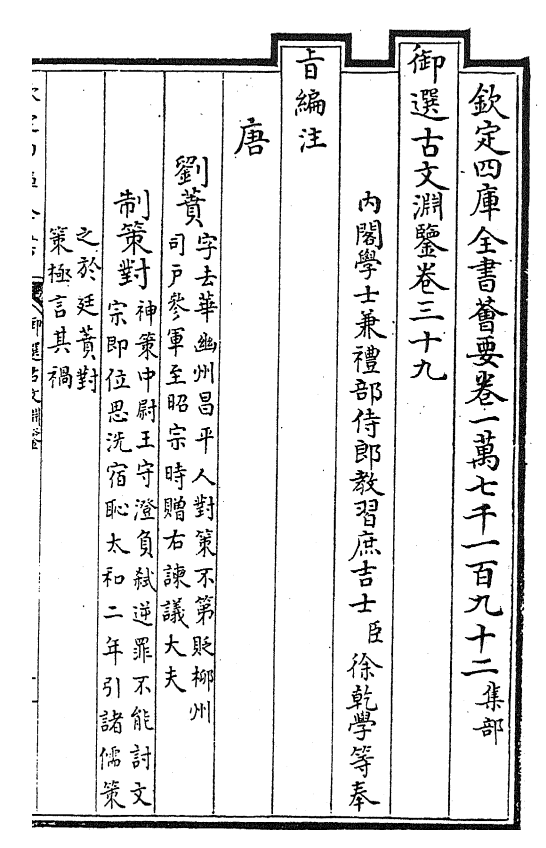
討劉稹制

賜回鶻書意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九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二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劉蕡 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對策不第貶柳州司戶參軍至昭宗時贈右諫議大夫

制策對 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不能討文宗即位思洗宿恥太和二年引諸儒策之於廷蕡對策極言其禍

剴切詳明發揮經
術此逼真西京文
字可以追踪晁董

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鬱抑思有時而一發耳尚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謀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

致堂胡寅曰裴度韋處厚抑諫官御史不令伸賁何也賁策有三事焉一則譏及文宗二則舉隆宰輔三則力詆宦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敢當者也雖然此尋常之見耳二公屢朝舊德盡以棟國取賢匡君救弊為重

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勤之至也臣以爲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以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不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

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若因黄言置之高第請名公卿并黄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洛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畀大討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黜直言之士增北司

澤壅而不得下洽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捄災旱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

之氣其失豈小也故蕢之所陳但欲復其掃除之職異乎申錫訓注之謀事必可行惜乎裴蕃讀之不詳思之不熟也

其行否博延羣彦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漢書嚴尤三策謂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晉書杜預上黜陟之課謂當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舉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

干晉書羊祜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有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且俱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

水心葉適曰唐賢良策惟有劉蕡余嘗論唐人無識治亂者惟以文華進身以氣力任事隨其

以謹其終也隱元年春王正月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史記高帝贊言夏政忠其敝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三代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紐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

所至裁割而成如貢考據經術條析急務一時大義畧皆先具進士之俊傑無能及矣然知治與致治不同惜貢不一試用觀其所為何如也

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

伯厚王應麟曰唐宏詞之論其

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弑吳子餘祭（左傳吳人伐越獲俘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不書其君譏疏遠賢人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

傳於今者惟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於史者惟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得失也

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法正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節覽漢宦官也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

少穎林之奇曰名之以直言而其言直索之以極諫而其諫極

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春秋穀梁傳定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

可謂舉得其人矣始以直言極諫而求之反以直言極諫而黜之將何以得天下之賔材乎仁祖皇帝嘗舉直言極諫科蘇子由對策盛言宫中飲酒過度歌舞失節仁祖初無是事而舉士妄言可黜仁祖曰以直言極諫而求之焉可以直言極諫而黜

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此所引多穀梁之辭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定公十三年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於晉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君側之惡也令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逹人臣之節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繫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内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史記高祖病詔戸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

之乎小臣踈遠乃能知此特旨服之嗚呼仁聖之慮遠矣

入見上流涕袁盎當車以抗辭史記文帝出宦者趙談參乘盎伏車前曰漢雖乏人奈何與刀鋸餘人共載上笑下趙談京房發憤以殞身漢書元帝時石顯顓權京房數爲上言顯乃譖殺房竇武不顧而畢命後漢書竇武欲誅宦官曹節等猶豫未決反爲節所害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穀梁傳稱國以殺君漏言也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爲將軍趙盾佐之處父不可襄公謂射姑曰令汝佐盾矣襄公死射姑使人殺處父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

淳夫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

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穀梁傳入則造辟出則詭辭辟君也造膝造君之膝易有失身害成之戒易繫辭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陛下既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徘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名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

成權蓋近而易以爲奸也自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宗信宦者增多其負自是以後侵於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理於前當理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

水心葉適曰五國之勢有未當論治亂安危而先當論存亡者自昔善論之士少有能知新史謂唐兵三變歸咎於明皇而神策宿衛之兵姑泛言之而已如募兵藩鎮以治亂安危言之可也而存亡之分猶未及焉自明皇以楊思勗將兵平蠻始啓亡

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絶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官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弘恭石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

國之禍肅宗用李輔國代宗用程元振魚朝恩德宗遂為故事終唐之世未有言其非者惟劉蕡對策欲挈兵柄以歸於將然王叔文既已敗之而不能使蕡得用未知其何道以歸於將也然則以唐事考之募兵藩鎮不過能危亂其國而亡唐者特中

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謂趙高也）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謂外戚宦官蕡意專指宦官）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王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

官將兵而已三代所以久長及其諸侯之國有至七八百年者皆以其雖可危亂而未可亡故也

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僖十九年梁亡穀梁傳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自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

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令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名致賔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内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顓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弁法寃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

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黄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

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良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敷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道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

俾萬國懽康庶兆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敦行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令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

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

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捄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而言不雨閔雨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文公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三年亦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穀梁傳歷時而言

不雨不憂雨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廪罕蓄本於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事見莊公二十八年譏國無三年之蓄乃

穀梁傳語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廪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利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會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

故春秋備而書之僖公九年秋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穀梁傳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百官赴南牙朝會者謂之外官亦謂之南司宦官列局於元武門内兩軍中尉護諸營於苑中謂之中官亦謂之北司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也因井田以制軍賦開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

卧子陳子龍曰當時專兵者皆盜賊耳兵非天子之兵將非天子之將也而天子之兵之將則又以軍容監之樞密主之矣故貫於此復言以兵柄歸於將也

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祖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閒歲則橐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兵部古夏官之職六軍上將軍大將軍將軍統軍皆以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謂觀軍容使及諸監軍使也）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閭里（軼徒

臣熙曰忠言讜論反覆數千言文章經濟兼而有之故能閎中而肆外以直言極諫取士而以直言極諫棄之唐所以不競也

結切又音佚突也羈縻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强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

庶官之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
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
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強恩可以惠孤寡彊
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經戰陣及功臣
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理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絶
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
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
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

臣廷敬曰其經術綜三傳之緒言其識略切當世之要務至觸冒忌諱不顧利害尤能言人所難言洵唐宋以來制策之冠冕也

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於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游惰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畫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

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周禮一命受職後世以初品官爲一命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理而致和平者在陛

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
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
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
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於
仁壽可以逍遥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
宰相以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
任之使修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歷庶官而任之
使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

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厲然後致理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對嗟服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詞至有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二人所言皆冗齪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顔其厚邪乃工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内思愧羞神明令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而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臣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絶季漢之亂復興於今矣帝不納

德裕處分澤潞比跡蔡功似此辭㲹嚴明所謂制勝於廟堂也

李德裕字文饒贊皇人宰相吉甫子相武宗官拜太尉進封衛國公宣宗立貶崖州卒

討劉稹制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軍以邀節度德裕言於武宗詔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奪從諫稹官勅諸軍進討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畫一雖晉之欒趙欒盈趙盾趙鞅家有舊勳漢之韓黥韓信黥布身為佐命至於干紀亂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劉悟塡居海岱嘗列爪牙屬師道阻兵六師問罪三面開網一境離心乘此危機遂能歸命元和末詔誅李師道師道趣悟與魏博軍

戰未及進馳使召悟將殺之悟整兵入鄆執殺師道獻首於朝憲宗嘉其誠欵授以南燕憲宗授悟義成軍節度使治滑州南燕慕容德所居地穆宗待以腹心委之上黨穆宗即位移鎮澤潞招致死士固護一方逮於末年已虧臣節長慶初悟縱軍衆執監軍劉承日益縱恣欲效河朔三鎮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潞州求援往往論事辭旨不遜劉從諫生禀戾氣動扇剛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壤恃紀綱之律以逞驕恣暫展執珪之儀終無上綬之請隙駒爲樂魏豹姑務於絶河漢王敗還至滎陽魏豹請視親病至國則絶河津畔漢漢王命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吾不忍復見也井蛙自居

禹修方岳貢曰文銑所草諸勑皆深略瑋文洞見萬里直是相

孫述頗聞於巴蜀隗囂使馬援觀公孫述已而辭述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大受亡命妄作妖言中詗朝廷潛圖左道輒謀動戎帥屢奏陰謀顧茗卵之可矜豈泉魚之是察暨乎沉痼曾靡哀鳴猶駐將盡之魂恣行邪僻之志罔惑舊校樹立狡童中使挾醫莫覩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壘門逆節甚明人神共棄其贈官及先授官爵并劉積在身官並宜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或連姻王室或任重藩維懇陳一志之誠願揚九伐之命吳

業所係非徒以
詞命見推

漢任職受詔而初無辦嚴吳漢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卜式朴忠未戰而義形於內初漢以卜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會呂嘉反式上書請行上下詔曰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況成德軍嘗以驍騎橫衝首破朱滔德宗興元元年王武俊李抱真同破朱滔戰勢方酣再反魯陽之日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戰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反三舍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成公元年季孫行父會晉郤克等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魏博軍亦以大旆涉河竟殲師道建十二郡之旗鼓以列降人削六十年之厲階盡歸王化士賈餘勇軍有

雄名必能禀鄭侯之指蹤蕭何封鄭侯功臣皆言蕭何未有汗馬之勞上曰諸君知獵乎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成葛亮之心伐諸葛亮南征叅軍馬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洛汝二帥朕尤注懷元逵守本官充北面招討澤潞使弘敬守本官充東面招討澤潞使潞府曩者烈祖在藩烈祖指明皇也先天啓聖符瑞昭晰景龍二年明皇兼潞州別駕前後符瑞凡十九事績事煥於泗亭泗水亭班固有高祖碑幷十八侯銘鑾輅巡游金石烈於代邸開元十一年正月車駕自東都北巡至潞州給復五年以故第爲飛龍宮張說有潞州祥瑞頌十九首又有述聖頌云將表潛龍之館勒啓聖

臣乾學曰始吉甫謀討兩河畔將而德裕獨平澤潞餘孽皆以三世遺種一朝殲滅厥功茂矣文持凜烈有風霜之色

之圖代邸漢文帝爲代王時之邸也實爲可封之俗久爲仁壽之鄉艱難以來頗著誠節必非同惡咸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昭義軍舊大將等如能舍逆效順以州郡兵衆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擒送劉稹者別授土地以振勳庸其村鄉百姓如所在團結歸順者亦加爵賞劉悟下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言凡秉義立名須明大順未有忠於所奉上悖君親昔郤至有言受君之

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田橫能得士心人多致命伏於海島莫敢猖狂及漢高名之奔走向闕唯慕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亂歿延殊寵光顯令名爾等既有義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劉稹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亦並甄酬仍委聑行河中節度使陳夷行劉沔河中節度使劉沔茂元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各務進兵同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不得焚燒廬舍發掘丘墓擒執百姓以爲俘囚桑麻田苗皆許本戶爲主罪止元惡務安生

爾衆中能盡事理

靈於戲藩維大臣抗疏於外髦雋耆老昌言於朝戒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刑賞之柄所以正萬邦宜用甲兵陳於原野雖朕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詢自僉謀諒非獲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主者施行

賜回鶻書意（會昌中回鶻爲黠戛斯所破其可汗溫介特勒南徙侵逼天德欲借振武城居其部落武宗不許故作書諭之）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隣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歸親戚朕每弘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大臣

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絶漠臨長諸蕃名聲既雄部伍
甚衆令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耕種
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内阻公卿
之議外遏將帥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須深
見事體早見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摩尼尋勘退渾党
項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得宜惟是擬借一城
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
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東有潼關西有散關南有

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況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兢畏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隳祖宗之法每欲發一號施一令皆告於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絶言議想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視喻朕意

賜回鶻可汗書 回鶻既殘破其王子嗢沒斯内附詔封爲懷化郡王授天德節度使烏介可汗怒欲中國縛而送之帝不許賜書諭之

溫言撫慰而開諭曉晰深得布告諸蕃之體

楊觀至覽表欲求糧食牛羊糧食已許自己馬價絹就振武和糴三千石緣中國以農爲本最貴耕牛百姓所畜無多常斷屠殺羊則產於北土不出中華惟塞土蕃渾各有畜牧朝廷未嘗徵率務使安存今之所求難允來意又所請束縛嗢没斯送歸者嗢没斯比自投邊將屢獻誠欵自本國破亡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慮彼猜嫌自懷憂懼窮廹歸命望朕保持未嘗有交搆之言離間兩國前可汗已緣失制馭之

道無兼愛之仁侵擾諸蕃肆爲暴虐所以親屬內叛部落外離國破家殘實由於此令可汗失地遠客危難之中尤須追悔前非以安反側若又仁愛不至骨肉相殘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統萬國非止一蕃未附者須務懷柔歸誠者因宜存撫儻狗可汗之意殊乖覆育之恩今已特許歸降止於存其種族必不別有任使授以腹心在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況前代以來盡有故事漢朝呼延邪單

于欵塞其下大將烏厲屈烏厲溫敦並來降附漢宣帝封以列侯漢書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溫敦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溫敦爲義陽侯又國初頡利可汗之破敗也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朝廷皆拜將軍僅百餘人無不撫納想可汗深明朕意勿更再論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本中奏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囂薄信心既去翕習至

詞旨諄詳妙有操縱

難且佛是大師尚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爲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及太原信嚮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寧即却令如舊

奉宣撰太和公主書 公主憲宗女也穆宗時下嫁回鶻可汗至武宗會昌中回鶻國亂其部衆奉主至漢南侵掠雲朔諸郡故作書遺之

勑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罹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惆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敘悲歡倏已歲暮寂亡音耗想姑見舊

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絶國蕭條固難久處栴墻罽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寓子育羣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況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鑑姑承宗廟之餘慶爲王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大荒西經云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郭璞注敬難黃帝之神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蕃渾是

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孳回
鶻託以私讐恣爲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
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
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能不稟命則是棄絶姻好今
日以後不得以姑爲辭若恃我爲親稟姑教令則須便
自戢斂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使其知分
更不狥非塞外祁寒且無絲纊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
授衣豈可回鶻譸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具如別

詞鋒精整足以壯鼓旗而新辟壘後幅戒以持重允爲樽俎名言

錄

賜石雄詔意

會昌三年澤潞節度使劉從諫死其從子稹以郭誼爲謀主遂自立求節鉞不得發兵反德裕勸武宗討之先是潞州市有男子謦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因薦石州刺史石雄將七千人以往草詔奬戒之

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帥朕所以求鷙鳥於累百孔融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得飛將於無雙李廣稱飛將軍蕭何曰如韓信者國士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況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辦嚴辦嚴治裝也雄將七千人刻期至潞州故曰無辦嚴盤丈八之矛

劉曜圍陳安於隴城安刀矛俱發盪決無前卒戰死果隴上爲之歌曰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能盪寇沓言勳績沃注予懷近聞從諫時從諫劉悟之子稹之叔也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魄兆於人令天策向晨已及成軍之候左傳晉侯圍虢卜偃曰童謠云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果滅虢龍驤建旂必協渡江之謠晉書孫皓時童謠云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武帝因加王濬龍驤將軍率樓船伐吳遂定秣陵皓出降阿童濬小字舊史昭然冥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爲國大慶勉弘方略契此休徵昔鍾會以

二十萬兵頓於劒閣鄧艾衆纔一萬直抵成都鍾會字士季鄧艾字士載司馬昭使鍾鄧伐蜀會屯兵劒閣艾從陰平道褁氊而下直抵綿竹蜀不能守遂降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辨故諭此懷然閫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既自輕敵未足耀奇朕惜卿一夫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妙才夏侯淵字爲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後果爲蜀將黄忠所斬張遼單身入昌豨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三國志魏武遣遼圍昌豨于東海數

詞不過嚴而意甚
英決

月糧盡議引軍還遼知綈計猶豫乃挑綈與語說降之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綈家太祖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今卿為萬人之帥啓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為將本於坐籌寧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遣

賜王宰詔意 宰智興子邠寧慶節度使方討劉稹徙忠武詔以兵出魏博趍磁州兼統河陽行營進取天井關德裕以宰乘破竹勢不遂取澤州撰詔切責

省所奏差張公輔入澤州潞州亦粗得賊中軍情若許招誘乞賜詔命事宜具悉劉稹喪父之初已拒朝命旋

又焚蓺晉絳廬舍侵逼邁萬善孤軍罪惡貫盈言詞甚悖自卿全師壓境頻挫其勢尋得天井重關會昌三年十二月丁巳王宰引兵攻天井關薛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下臨高平危壁邇來頗自知懼方獻偽詞然天奪其心鬼迷其志宋人已病不告析骸之情宣十五年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朱鮪乞降曾無面縛之效建武元年九月朱鮪面縛詣河陽光武解其縛名見之尚聞張皇叛卒覬望鴻恩不戢羣兇徒云繼襲想卿忠憤必志梟夷況自去年以來頻奄畢今又福星

臣英曰激厲將士在感以大義不事文飾

煥燿正臨天駟漢天文志房爲天府曰天駟東漢書云畢爲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爲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朕奉天道以行誅守祖宗之成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之愛弟王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是時晏實爲磁州刺史爲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進或爲此故詔及之將申大義在抑私懷豈無鴒原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固慎名器今料其初通信使必謂卿且駐軍想彼叛徒猶希洗雪乘此討襲必有奇功韓信襲歷下之軍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李靖

兵事機宜規畫詳審非獨運籌之妙亦見馭將之權

翦陰山之寇(討吐谷渾)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討不遺想卿久習兵符備詳虜態便須覆其巢穴不可更有拘攜劉積縱有表章請自面縛不得便自報答亦須奏聞當務遠圖勿拘小信速宜攻討以副朕懷想宜知悉

又賜王宰詔意

將帥大略前史備書保境者以守險自固進攻者以過險必尅制其死命務須批亢(頸也)今賊在網羅只守巢穴廣立虛柵多設疑兵蓋謂自防豈暇侵軼且欲偷安歲

月以老王師卿分兵相守果中奸計況卿已得天井尋扼咽喉遊刃其間更何顧慮聞天井前後寨柵二十餘所以備奔衝如此費兵固須寡力料賊四面設備兵數可知卿進大軍便須拒捍何暇更於諸路敢軼封疆以近事明之足可爲據昨者榆社兵馬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榆社鎮唐之榆社縣也盡赴太原自沁至儀五百餘里賊已却得石會會昌三年十二月甲戌河東奏克石會關其間細路至多數旬無備竟不馳突卿以此揣度可見其情又諸軍都頭各守一寨遷延避

臣士奇曰文饒神警機速料事明決是時劉稹方質宰子詔中坦然信之但責其抑私伸義其知人善任使淵畧不拘小嫌實高人一等矣

寇苟務過時卿若更廣詢謀取其自便必恐撓卿思慮難見成功卿宜密度事機自爲心計其賊路逼近州縣及當卿腹背受敵之處即須留兵防守用備寇虞其他抽隨大軍併力攻討如此則出其不意必覆妖巢國家無徵發之勞計司減饋運之費足得制勝豈在濟師又聞每度出兵傷夷不少待其瘡痛皆復不免戰鬬闕人今爲卿方圓無所愛惜其陣没官健如無子弟便别擇少壯者充替其亡殁家糧賜亦許不停其傷夷校重有

回鶻有功於唐故不用嚴辭誚讓而多勸諭之言以大字小之義也

妨役使者亦任擇人充替其傷夷者仍不停糧非惟感厲士心亦冀漸完兵力卿宜以此宣示使各聞知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須待事了方得遣回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劉沔致書於九姓回鶻（始突厥滅於天寶時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也其地盡入回紇故云九姓回紇）頡于相公閤下曩者回鶻因延陀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瀚海都督（唐既滅突厥回紇南攻薛

延陀破之奄有其地貞觀二十年南過賀蘭山臨黄河遣使入貢太宗爲幸靈武受其降欵因以回紇等部爲瀚海等六府皐蘭等七州皆以其酋領都督刺史列於内地爰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聞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爲紇扢斯所攻黠戛斯一名紇吃斯又作紇扢斯語音相近國已殘滅可汗率傷痍之衆席卷而來朝廷遣告諭之使轂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漢南國家得以施拯救之恩成招携之禮昔呼韓單于亦以離亂歸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欵塞之後又來朝京師漢宣帝時呼韓邪單于引衆南近塞

（遣子入侍已而求入朝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諸侯王贊謁稱臣而不名）既得爲臣之義實展外藩之敬然後漢家擁護出塞救恤加恩况回鶻累代稱藩久修臣禮只合先請朝謁自陳艱危太和公主（穆宗時回鶻請昏以太和公主女之）是帝室愛女太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其情禮便遣入朝雖皇帝不許當勤固請爲可憐之意陳自託之誠豈不感明主之心塞華夷之望則我之撫恤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遐邇之人無不驚嘆今又深入邊境殘

臣乾學曰文饒賛栗回鶻原非傾信其請其後令石雄邀擊烏介迎還公主回鶻遂弱可見廟謨先有成算矣悉怛謀之死賛

虐生人以退渾爲名吐谷渾部落也回鶻烏介於塞上求助兵糧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擊之卽此侵暴未已黎庶伏竄莫敢定居秋稼盈疇不遑收刈夫欲求大國之援繼姻好之情當務交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忿怒後不可制得只如回鶻爲紇扢斯所困豈可一日暫忘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嘗膽思破大雪寃恥告諭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於彼而欲滅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詩云剛亦

皇終身恨之此舉賴武宗專意委任奇功克建亦君臣相得之效云

不吐柔亦不茹（大雅烝民篇）回鶻以紇扢斯之強不敢報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煞可謂茹柔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小雅巧言篇）君子怒以止亂不聞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更輕言令敝邑恃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爲紇扢斯所排遷集烏徙流離蓬轉以沔揣度終難取濟前代郅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夷滅（郅支單于聞呼韓邪遣質子亦遣子入侍未幾破堅昆畱都之已又怨漢助呼韓邪求侍子漢使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會康居王數

爲烏孫所困迎郅支至康居其後甘延壽與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韓之敗也其臣伊秩訾勸呼韓稱臣事漢從漢求節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納用其策竟保安全又戎子駒支將預晉盟執政以其有貳親數於朝駒支乃自稱不侵不叛何惡能爲執政嘉之遽命即事左傳襄公十四年會於向為吴謀楚故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戎子對曰不侵不叛何惡能爲賦青蠅而退宣子辭馬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令相公以雄才偉略匡弼可汗既無秩訾之明謹於事大又無駒支之辨自達其

語直而意婉文特妙於布置

誠而欲絕累代之歡興二國之禍儞雖釋憾何以戴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日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日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桑榆謂晩也此二句本光武勞馮異語倘自改悔實未爲晩恐未嘗思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見示不具沔白

爲宰相與李執方書開成五年十一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其子重順自稱留後武宗詔河陽李執方滄州劉約諭朝京師或割地自效不聽宰相與執方書正此時也○時帝新即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使以重順自副賜名弘敬

何司徒即進滔頃因軍中擾攘起授翰垣推體國之誠動

臣杜訥曰字斟句酌而直摯坦

遵朝典罄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遽此淪亡（進滔開成五年卒）深可悼惜聞以監軍朝覲貴安物情軍府事令後嗣勾當本於忠順固非循私伏以聖上君臨惟新景化施王者之號令事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易旋觀臣節豈惜恩榮令公卿之議皆請別命戎帥聖上恩深悼往義在安人以司徒之盡忠方垂茂軌想後嗣之善繼必有令圖只在鄰近將帥成其美志元和初兩河跋扈之勢尚未可懷朝廷制置之宜難於今日李師道兵鋒物

白之意自溢行間洵辭令之雋品

力足以自強猶悉獻吏員請頒貢賦管內鹽法皆歸有司瀝款披肝乃授畱務王承宗迷而知復尋自納忠進德棣兩州以效誠節故得舉族榮盛一門保安望尚書以朝廷公議兩鎮舊體令速効忠自求寵榮不使河朔鄰封誤其大計尚書藩方重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仰思展用成人之美必當爲忠謀望早布嘉言勤於善誘邀其實效勿受詭詞臨事制宜固在明略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待知赤誠方可聞奏但出於雅意不可云某

理辭明確正論肅然

等令布此懷其間若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揀忠信有才識人令充使至此伏希鑒悉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覼縷而言覼縷委曲貌○覼音羅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臣嘗

以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自行己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趙盾）隨會（士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女齊）叔向（羊舌肸）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識其布被爲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爲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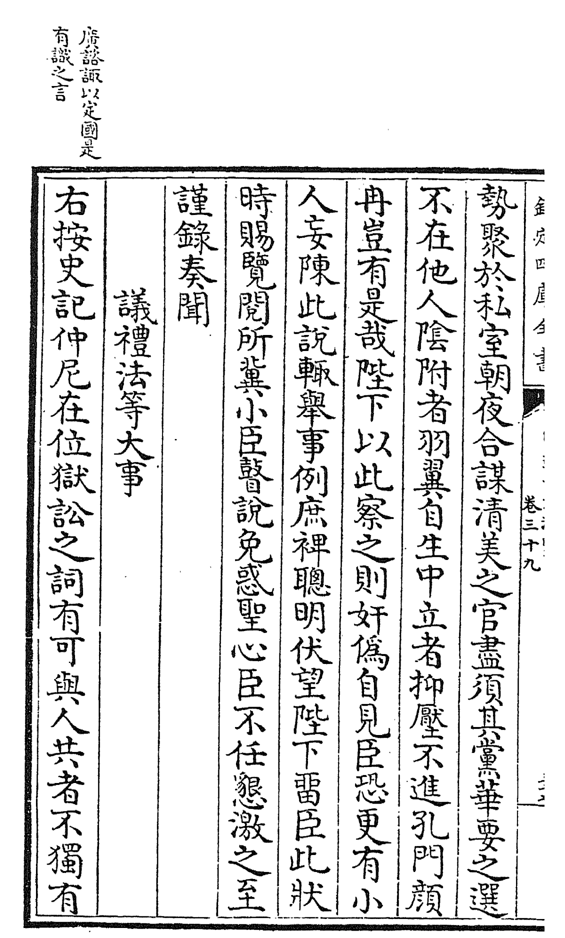
雪航趙弼曰朋黨之禍國自古已然讀至此文末幅眞可痛哭

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以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爲黨也何者爲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蕭育少與朱博陳咸爲友著聞當世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初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謡云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及其盛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魏朝何晏丁謐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

臣熙曰事君以忠黨何由立是時牛李互相排擠黨議嚣然德裕茲論分别邪正公私可謂窮源探本惜其行不逮言不能免於清議也

茲大壞此皆爲朋黨也初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曹爽數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略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然子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子夏喪子而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也夫子罪宰我鑽燧爲久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爲黨也班固稱周室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為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為貴四豪之門惟務譎詐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攫拿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誓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若以為國則隨會叔向汲黯房玄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歙歙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



居諮諏以定國是有識之言

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僞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瞽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謹錄奏聞

議禮法等大事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

荆川唐順之曰先據經義次引史策此漢廷章奏之準也後世朝報進對之文所以不可讀者皆傷於自爲意見遺却經史典據耳

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爲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情凝滯者各望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樂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爲别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具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駮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樂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别與遷

僧孺處置維州一事守匹夫之小信忘經國之遠圖誠爲失計此文可謂論據詳明矣

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

論維州事狀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帥衆歸成都德裕以聞

且欲遣生羌擣西戎腹心羣臣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持不可詔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

等與之會昌三年德裕追論此事

右臣頃蒙先朝授鉞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指牛僧孺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罔宸聽以爲

致堂胡寅曰司馬氏仲牛僧孺

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境遂詔
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
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於杜郵致禍陳湯見按是爲郅
支報仇漢書湯既斬郅支以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今反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仇也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
逢英主忝備台司輙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
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初
河隴盡没唯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

柳李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為非竊謂其言過矣夫維州李唐地也吐蕃所必爭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以棄焉者也使本非唐地既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

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為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併力於西邊謂吐蕃并力以攻岐隴邠涇靈夏也無虞於南路謂西川在吐蕃之南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劍閣之南若吐蕃寇蜀則南路自維茂入北路自嶲州入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皐以經略河湟此城為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徑屈蟠猛士多縻於磂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眾心未安外揚

棄之信使吐蕃舉秦州下鳥翔而來講好亦將守信而不敢乎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掾之洗數十年之恥追奬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

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須侯奏報貴探情僞其悉怛謀等尋帥城兵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番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帖子便相率内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翼州有合江守捉城與棲雞城本皆唐地没於吐蕃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爲恢

卧子陳子龍曰懷私恨而抑國謀阻皇風而張虜氣忠臣爲國能無發憤此衛公所以痛心切

復之機所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顒視朝吉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也在宥州西界）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豈思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辭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

酋於僧孺也

臣鴻緒曰牛僧孺力阻維州之降非真守盟約也不過欲敗德裕之成事耳故臣下有水火之

被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即路宛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言吐蕃謂中國為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周固擕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昭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此楚平王事而德裕以為楚靈似誤周文收送鄧叔簡冊致貶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況乎大國負此異族塞忠欵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

爭即不復顧國家事門戶之禍亦烈矣

仁聖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睿聖之弘圖得懷徠之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北虜效款塞之誠臣實痛惜悉怛謀等舉誠向化解辮歸義而未加昆邪之爵（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封濕陰侯）不賞庶其之功（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翻以忠愛徒爲仇讐所快身遭此酷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睿鑒追奬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冤警既

六事所陳周詳篤摯名言粲然

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德裕無任懇願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勑旨 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丹扆六箴 并序寶歷元年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時所獻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詩小雅隰桑篇 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

耕道尹起莘曰綱目獻文不書此其書予德裕之格君也故金鑑錄書丹扆箴書非是皆略之

遠郡張敞爲山陽太守會霍光薨宣帝始親政敞上封事梅福之在遐徼福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扆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鑒伏積兢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帝王世紀曰堯命禹爲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王充論衡光武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之曰廢農桑遠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遂蠲其例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周宣王夜臥而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彤管記言

臣廷敬曰辭繁者易美約者難工六事而括之以數十言可謂微而達矣德裕不以形迹疎遠替其惓惓蓋臣之思也

克念前志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武帝見黯不冠不見楊阜慨然亦譏縹紈魏太祖遣曹洪禦馬超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遂奮衣辭出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焉用千里漢文帝卻千里馬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帝命於殿前燒之筒布則毀武德六年昆州刺史沈遜融州刺史歐陽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覽並獻筒中布帝以勞民不受道德爲麗慈儉爲美不過天

道斯爲至理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鶩沈酒舉白浮鍾（鶩漢成帝名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魏叡侈汰凌霄作宮（叡魏明帝名帝好土工大營宮室起凌雲臺）忠雖不忤不善亦從以規爲瑱（國語是以規爲瑱也言塞耳不聽諫）是謂塞聰辨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叡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奸得情燕蓋既折（燕王旦蓋公主皆以謀反見誅）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留淑聲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

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漢武帝幸林光宫旦未起莽何羅衣玄服袖白刃走趨臥內以急遽觸寶瑟而仆金日磾抱持縛之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飱漢武帝微行夜至栢谷逆旅主人疑爲姦盜欲攻之主人嫗覩上狀貌而異之乃殺雞爲食以獻上斯可戒懼帝覽箴手詔答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吴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庭者兩代龔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㫖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余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致之坐隅用比韋絃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已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眷矚何已必當勉已以副朕懷

臣子論

立功立節兩言已括臣道而又以名節為本洵為卓爾之見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公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

西涯李東陽曰才全德備大賢以上乃可幾之此文較量前世功名之士不無出入於名節之閑蓋欲使用人者知所容耳非爲矜功自肆之人藉口也末數句當時必有所指

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爲上官體實爲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麟德元年高宗與儀謀廢武后后遽詣上自訴上恐后怨怒紿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與王伏勝故太子忠謀大逆儀與子庭芝皆死籍沒其家郭代公郭元振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

多引事實略發辨議而意已明

檢當蕭岑內難（蕭至忠岑羲）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開元元年七月玄宗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等執至忠義於朝堂斬之）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令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忠諫論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非驪姬

正學方孝孺曰欲道行而辭婉纔是本乎誠心勿欺乃犯若老泉欲使龍比學蘇張之舌則全以權譎用事失之遠矣

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若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舍人趙倉唐請以文侯之所嗜晨鳧北犬獻之文侯大悅乃復太子擊而出少子摯於中山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主漢成帝欲立趙倢伃爲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爲柱畀人不可以爲主白馬令言帝欲不諦後漢桓帝寵中常侍單超等白馬令李雲上書曰帝者諦也今

官位錯亂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震怒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污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漢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乃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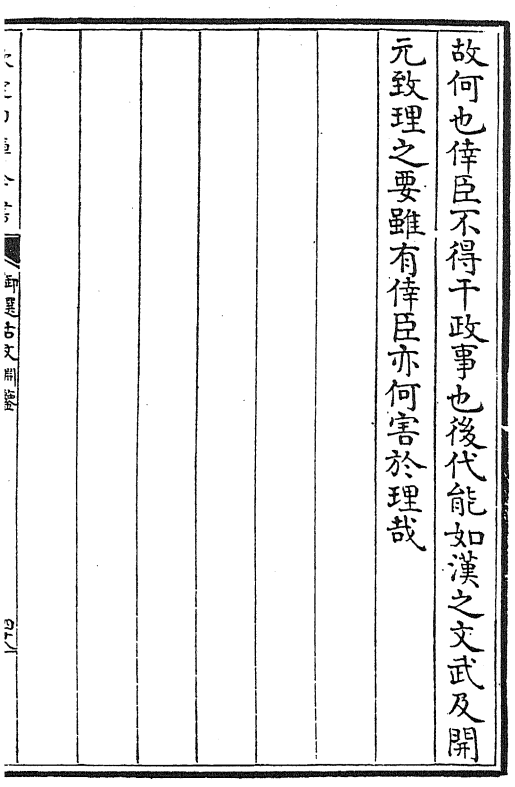
切於唐季一時之事實千古之龜鑑也

泉王方慶世封石泉故稱王石泉居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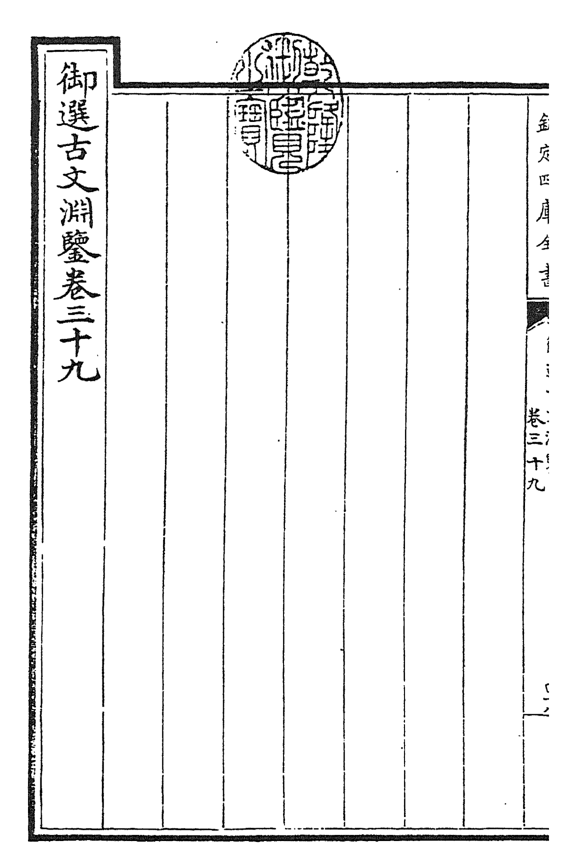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矣

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沉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近歡弘恭石顯所以得蠹政矣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爰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崇盧懷慎蘇頲宋璟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



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
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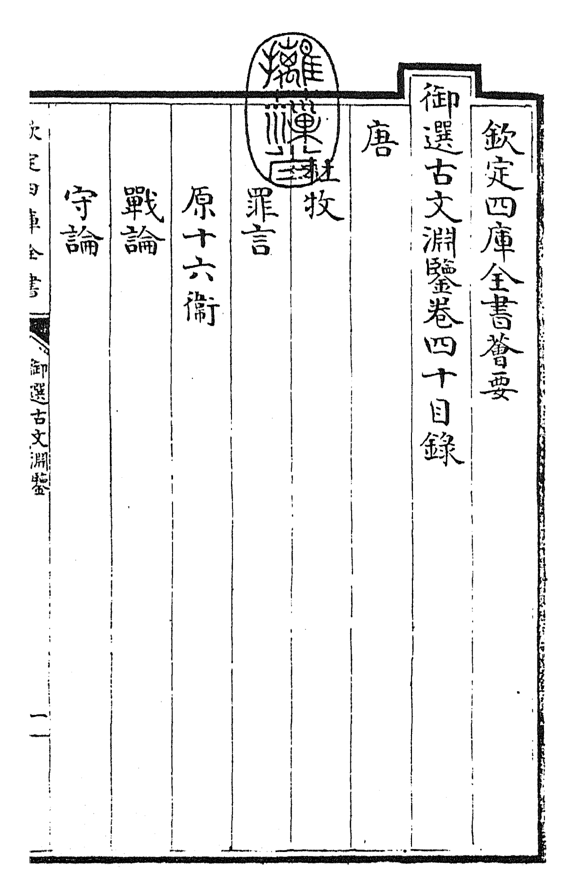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劉廷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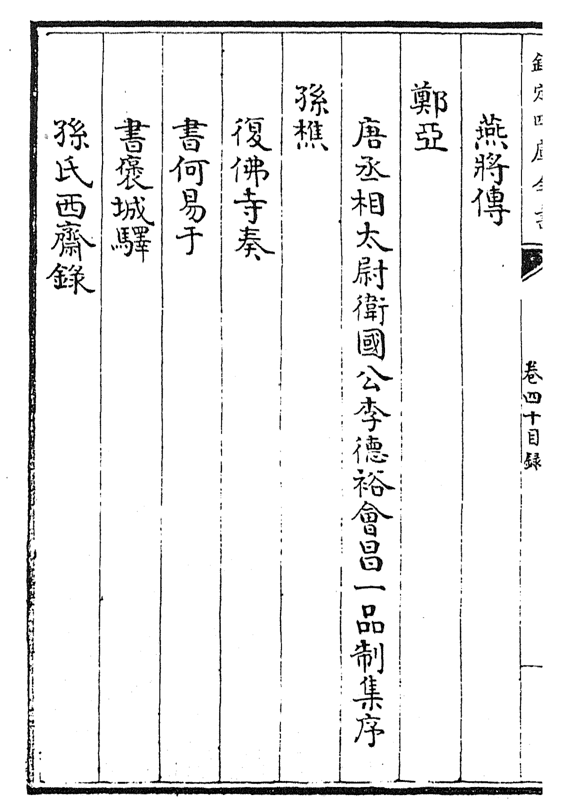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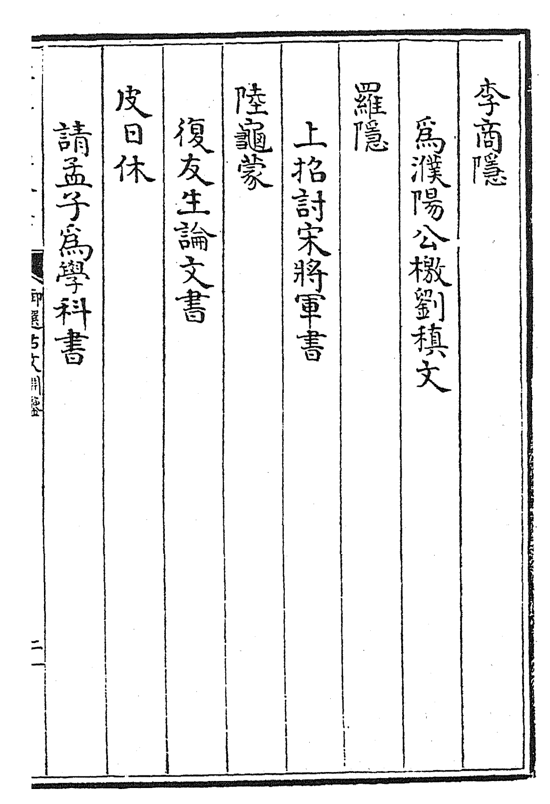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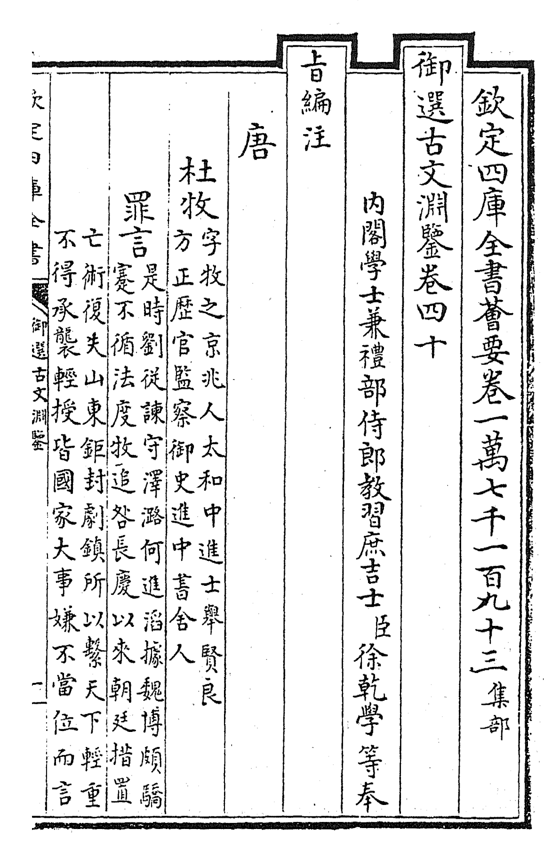
唐

杜牧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三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杜牧字牧之京兆人太和中進士舉賢良

方正歷官監察御史進中書舍人

罪言

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

綜天下之情形推
衆朝之得失如聚
米畫沙不爽尺寸

實有
罷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罷故作罷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徜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徜浮羨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産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

聞修王志堅曰朱全忠有事兖鄆必先結羅弘信得魏而天下更無能與梁抗者唐莊宗用兵累年不能大勝得魏而取汴如寄當時大勢在魏可知已牧之此論已預見得

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黄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在今河南中牟縣縣有官渡城即曹操袁紹相持官渡口）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

閻公傒孚遠曰牧之歷審成敗見其如此非浪語者

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

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畫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撑裏混澒迴轉澒洪上聲顛倒横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畢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怗泰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

臣乾學曰上策莫如自治千古理平之要不獨為長慶君臣發也其筆勢放縱蘇氏父子近之而妝之氣較遒上力追子長

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黄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

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鎭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旣不可越魏

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皐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顧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吳元濟誅齊李師道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宏正來降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來降長慶初誅趙王廷湊之變一日五諸侯兵四

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敗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强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敺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令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蠻語曰

府兵與藩鎮相為輕重而唐之興廢即因之溯源窮委論斷獨精

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餤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郗士美趙復振下博敗杜叔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令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本原事跡其實

德頌林駉曰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廵北軍今十六衛

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内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襃公鄂公之徒並爲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𢿱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内當其居内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趍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

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觀白樂天羽林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以中人主之其勢益橫北衙既橫之後外

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襏襫耞耒襏襫即簑也耞打穀具一時治武騎劒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師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師師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

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與禁軍專歸宦者其禍至是也

瓊山丘濬曰府兵之制居無事

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内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言其疾也内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强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天寶以來七帝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黥七國及祿山僕固懷恩是也居内則篡莽卓曹馬已下是也

時耕於其野畜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而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嗚呼太宗遠矣而子孫不能守唐遂以衰而至於亡後之世主其於祖宗之法固不可輕改

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傑慢敎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

而於兵尤當加慎重焉

臣鴻緒曰唐初府兵之設最為得策一變而為彍騎再變而為名募遂成藩鎮之患宜樊川激切言之

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擊也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齊人猶言平民也鄉黨風俗淫窳裒薄窳惡也○音輿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灾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

曰曼五斁學字精確而文亦磊砢自喜

故作原十六衛

戰論

兵非危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强果於戰耕名城堅壘𡾰嶭相貫（𡾰嶭山高大貌○𡾰音額嶭音𡸣）高山大河盤互交

疊山謝枋得曰唐自府兵既弛藩鎮跋扈要君者皆是羈縻奉命者十二三耳此論若當時振起行之未必不可反危為安不徒文字嚴卓可垂也

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緣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

臣英曰論河北之勢甚重驕兵盡餉當時強弱之形畧見矣

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膻臊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剗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

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刓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飭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輙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

矣焉肯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顚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睨刀鋸菜色甚安一歳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搗之至如鐙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偃月魚麗皆陣名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

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寛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是時王庭湊反於成德朱克融反於平盧史憲誠逼殺田布於魏博由是再失河朔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杜叔良爲横海節度使將諸道兵與鎭人戰大敗於博野脫身還營喪其旌節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木傳於士大夫非偶而

風規峻邈文采焰然

已

守論

往年兩河盜起屠因大臣刼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迺

東兵自守反修大歴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

臣益横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宏混貸煦育

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曽不歴算周思以爲宿謀

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

疊山謝枋得曰指畫禍亂本根皆必至之理文字嚴緊無矜張之氣

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憔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次第相符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衘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

臣士奇曰論者往往以混錯削諸侯庾亮召蘇峻為生事之戒不知見可知難亦有其時唐以天下全力養成河北諸鎮之弊因循姑息之病也

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年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濶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猶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

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振動不寧之意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武宗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古肢字幾不能相運掉也今

筆力陡健極似戰國策中文字

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燕將傳

譚忠者絳人也祖瑶天寶末令内黄死燕寇忠豪健善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晉范陽元和五年中黄門出禁兵伐趙使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也魏牧田季安合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自德宗討田悅不克王師不復跨河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何

其徒有趙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謁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自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

臣熙曰純以國策叙事爲傳錄中變體筆力峭勁詞句詰屈更欲自成一家

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長安在魏西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希世之

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令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

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名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従史外親燕内實忌之外絶趙内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趙孕怨自朱滔以來燕趙交惡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

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來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持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狥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和棣州管厭次河陽信蓚平昌將陵蒲臺瀲口）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

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建中德宗年號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劒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力相視可謂強矣

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鶚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重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數萬鈐劒其阨可謂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謂李師道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

獵未嘗戴星徘倡顐翫之臣諧臣也顐音魂去聲顔澁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驍驍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於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夏某遇於馮翊

本以讚德裕之制作而益見國家功德之崇隆品裁亂廓筆墨皆靈

屬縣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鄭亞字子佐滎陽人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内連中三科會昌初監察御史累遷中丞給事中觀察使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綸綍之興綍與綍同載籍之始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徜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

敬所王宗沐曰近日應酬全書不覩氣味平生重贅一臨嘉言即付其高者縱能陳發議論自成佳篇不知與其人其昔何所

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名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寖微寖長下至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顔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

恥也此序尚有古人序體可振頹俗

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燕公張說 許公蘇頲）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楊（常袞 楊綰）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宰相李吉甫 德裕之父）翺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李錡之亂）定蜀（平劉闢）實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甲諸侯圖蔡（吳少陽）料齊（李師道）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衞公（德裕）長慶中事惠皇（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爲翰林學士訓誥之

臣廷敬曰逐事揚厲瑰偉爲皇鯨鏗春麗雅與制集相稱德裕

業彰於傳聞穆宗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昭肅皇帝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厭神度每彤墀奏罷别承天睠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六百四十五年生聖女後生王政君爲漢元后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黄帝母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漢武帝母王皇后夢日入懷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

在武宗朝有經
綸潤色之功得
此文而益彰

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求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寮咸欲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讚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因饑憑凌怙衆强禦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沉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疣

臣乾學曰衛公將相勳蹟炳烺史乘所謂以政事為文章不僅才人之筆也故敘作文處皆追

贅披扶腥膻解離遁其名王回鶻烏介可汗復我貴主太和公主至京改封安定大長公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為首亂之地瘡痏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盧龍軍掃張仲武除妖孽殲獲仇讎仲武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回鶻八百人回鶻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九人詭詞結歡潛伺邊隙仲武密賂其下盡得陰謀故云殲獲仇讎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祗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揚雄作甘泉賦成夢吐白鳳成諸侯不朽之

本功業而架格體憲丘明於儷句中別開生面

勳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從諫之從子稹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舅犯曰孺子其辭焉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雄渠受戮秖以拒君七國既敗膠東王雄渠伏誅况明皇舊宮明皇先是兼潞州別駕開元十一年以故第爲飛龍宮後又改啓聖宮天井内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

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令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爲脣齒實惟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帝命李回宣慰河北三鎮嚴立刑賞以勸戒之令鎮魏平澤潞魏侯鎮侯何宏敬魏帥王元逵鎮帥也戮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泜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兇叛將楊弁也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王逢時以河東兵屯榆社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名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者累牒趣之弁因衆怒作亂李石奔汾

（州弁乃通劉稹勢張甚王宰請招納之德裕不從上於是命李石歸太原遂平楊弁）竊上相之旌旗（上相李石也）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皋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謂李石）是玄祖勤商之邑（玄祖謂契也）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讐則是獎彌牟逐主之風（哀公二十五年五月衛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等作亂衛侯輒出奔宋）長冒頓射親之俗（冒頓從其父單于頭曼獵射殺頭曼）詩稱築室于道（小雅小旻篇）書謂疑謀勿成（大禹謨）由是洞

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圍棊尚劫謝安兄子幼度破苻堅驛書至安方圍棊了無喜色曹參之飲酒方甘參爲相日飲醇酒不酣事事客欲有言輒飲之酒果有軍書繼闡戎捷砥磨周鉞武王左仗黃鉞水淬鄭刀考工記鄭之刀萬里來袁紹之頭顱臣按三國志注袁熙與袁尚謀欲擊公孫康得遼東康誘熙尚入伏兵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然則此語乃熙尚非紹也鄭注似誤二冢葬蚩尤之肩髀皇覽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傳言黃帝戮蚩尤身體異處故之別葬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

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赦宗英可汗會昌五年黠戛斯可汗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獻琛輸賮越自絶域通於本朝文單伯士之徯呼韓鹿蠡之師鹿蠡漢書作谷蠡單于之弟谷蠡王○谷音鹿蠡音離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甘泉宮並垂於冊書光被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尉堅昆之書四黠戛斯之先貞觀時授堅昆都督德裕書云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令其便以堅昆爲國云云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黃石公兵符傲睨鬼籍之錄鬼谷子書閩之者可

以袪聾瞶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嘗於席前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闗於密畫内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名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賦洞簫而諷於後庭漢元帝嘉王褒所為洞簫賦令後宫貴人皆誦讀之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武帝讀司馬相如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

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詩（擊回鶻）四年誅狡童（討劉稹也）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尼之風（會昌時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皆禁）壞浮圖之俗（僧尼皆勒歸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舒名實藻縟文采類於上帝爲唐神宗（神宗見書大禹謨）公於是篹卷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册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名儒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玉明堂之圖（公玉帶有明堂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梁松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禮儀）叩封禪之書

於犬子司馬相如小名犬子相如未死時爲一卷書言封禪事後命所忠往取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黃帝鑄鼎荊山下鼎既成乃上仙禹書就掩吳越春秋禹藏書之所謂之禹穴然猶進先嘗之藥曲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武王有疾周公祝告先王請以身代藏其書金縢之匱追漢宣易名之美會昌元年諸臣請以憲宗爲不祧之廟如漢宣帝尊武帝爲世宗故事其表留中不出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册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

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掖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惴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脩盪辭讓不及因齋潔以敘焉　按文粹文苑英華並載此篇爲鄭亞作及考李商隱集有太尉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代桂府滎陽公作亦見英華與此語多相同滎陽公即亞是時亞爲桂管觀察使辟商隱判官當是商隱屬稿而亞刊定也

孫樵字可之大中間舉進士官職方郎中

就國計民生立論與昌黎原道永叔本論義相發明

晦菴朱熹曰世之佞佛者其人品有四高明者衍浮誕愚者溺罪福久困憂患者以果報爲實自悼愆尤者以懺悔爲真若宣

復佛寺奏

宣宗敕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僧尼皆復其舊樵乃上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民者羣髠最大且十口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髠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緜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戸不十不足以活一髠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髠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髠是編戸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髠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羣髠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卽

宗之立浮屠非有所左右也直以反會昌之政而已 耕道尹起莘曰大中之政務反會昌三月即位豈無當急者而五月首度僧尼宣宗之始政可知矣孫樵之奏曷可少哉

位以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卽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甿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畱於陳畱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邪開元之間率戶

出兵籍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邪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卽今有閒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

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羣髠是七百萬無貢賦矣
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
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而榷筦加
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
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
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嘯工豈特
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
即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髠止而勿復加已營

唐書易于傳全錄此文蓋不惟工於敘事而議論亦至公可信也

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爲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冀異日爲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髡也臣樵眛死以言中書門下奏言崇奉釋氏恐財力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從之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

刺史驚吁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
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
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奏重
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
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
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令刻去罪愈重吏止死
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
民乎亦不思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

之不至爲皇甫湜學湜不至爲孫樵朱新仲曰樵乃過湜知書何易于褒城驛壁何將軍還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傴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緜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緜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

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緊絶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

前幅似主而實賓後幅似賓而實主此文家變化錯綜之法

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書褒城驛褒城今屬漢中府漢中唐爲梁州因德宗南幸陞興元府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嚴震字遐聞鹽亭人建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德宗幸奉天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震奉迎至梁州帝改梁州爲興元府即用震爲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忠穆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

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舵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汚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甿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

臣士奇曰因記驛而叛明郡縣遷代不宜促數之故可謂深達物情有關治體

中天下富蕃號爲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彊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囊帛櫝金笑

文頗敖牙而是非不詭

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甿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絜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

臣英曰論斷唐事詞義嚴峻文亦峭潔有風霜凌厲之色

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四日事故書曰高祖殺太子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李勣為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為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氏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祼也高宗廢王立武武乃貞觀侍女何以立昭穆故特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祼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

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真令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於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有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者何裴名炎武宗廟諱詭諛梯亂肇殺機也裴爲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曰裴若不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於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咈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守珪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

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息去瑞示戒志瀰說文瀰水滿貌志瀰猶言志滿也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毆邪合正俾滙大義操實寘例以示懲勸嗚呼宰相升沉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没人於千百歳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抒忠骨於枯墳纘諂魂於泉下磨毫黷札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邪樵既序其畧授其友高錫傳云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内人開成二年登進士第由弘農尉歷爲王茂元鄭亞等辟舉後補

淹通閎蓋文之以姿法勝者

太學博士檢校工部郎中

爲濮陽公檄劉稹文 王茂元濮陽人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賜校書郎仕至涇原節度使封濮陽郡侯改陳許時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大將郭誼等匿不發喪擁其姪稹權領軍務宰相李德裕請命稹護喪歸洛以聽朝旨稹竟叛茂元與從諫有舊移檄規之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詞夫豈告者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一去不返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爲

臣廷敬曰探其隱謀而隨事折之然後導其歸順之機懼以覆亡之禍事理顯明利害詳晰其

謀延首北風心焉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款至於再三者誠以某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並為藩后稹父從諫以節度使檢校司空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立兼太子太師與茂元同時為藩鎮昔云與國今則親鄰而大年不登同盟未至飯貝纔畢襚衣莫陳乃睠後生遽乖先訓遷延朝命迷失臣職不思先縠之忠將覆欒書之族先縠欒書皆晉大夫先縠以晉師敗於邲因名狄人欲爲變晉殺之滅其族不應以忠見稱疑先軫或郤縠之譌欒書即欒武子晉人德之至孫盈以曲沃叛其族遂滅此言劉稹不守其祖劉悟之訓而將覆其宗也此僕

於稹也可謂忠告矣雖朱滔之示彭寵魏武之喻孫吳何以加諸

隸之所共惋兒女之所同悲況某擁節臨戎援旗誓衆封疆甚邇音旨猶存忍欲賣之以爲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袪未寤欲罷不能顧思苦口之言以定束身之計昔先太尉相公嘗陷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稹祖悟從諫之父嘗爲淄青節度使李師古牙門將師古死又事其弟師道師道陰通淮蔡憲宗討之悟將兵拒魏反戈誅師道以降擢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居韓之西爲國之屏弃代之際人情帖然十五年移鎮澤潞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卒贈太尉遺表請以子從諫繼纘戎事太師相公以早副軍牙久從征旆從諫先以金吾衛大將軍充昭義節度副

大使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獎其象賢仍以舊服敬宗授從諫昭義節度使文宗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納職貢賦十五餘年於我唐爲忠臣於劉氏爲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纔加壯室之年奄有壞梁之嘆主上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將顯足下之門爲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帥上黨爲辜恩之軍俾之還朝以聽後命其義甚著其恩莫偕昨者秘不發喪已逾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秘喪則於孝子未聞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

臣乾學曰義山學乃劉於彭陽公以緊縛稱然觀其體勢豪宕固氣盛而言浮此篇尤矯矯

於家望此用人由玆保族是亦坐薪言泰賈誼云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巢幕曰安季札謂孫林父曰夫子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智士之所寒心謀夫之所齚舌矧於僕者得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子趙氏謂鎮冀也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代魏氏襲侯魏氏謂魏博也節度使田緒卒子季安代欲以逡巡希恩顧望謀立耳夫事殊者趨異勢別者跡睽胡度其始而議其終寧其華而尋其實願爲足下一二而陳之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承宗爲士真嫡長子季安母微賤公主命爲已子寵冠諸兄於

其人也職則副戎承宗先以御史大夫爲副大使季安數歲卽以左衛冑曹參軍爲副使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相近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稽喪則於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比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别矣此施之於太師趙魏則爲繼代象賢之美從諫嗣悟事與趙魏同施之於足下則爲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吳王濞曰寡人之錢天下往往而有

臣士奇曰披抉情事幽隱畢出層折反覆不傷於冗詞嚴義正葢見其厚義山駢體傑出三唐而跌暢磊落如斯文者尤不易得也

梁園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爲墻藩託以爲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文非計山高則羝羊自至泉深則沉玉自來已立然後人歸身正然後主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爲鬬德薄則賢者不爲謀故吳濞有奸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孰救渡河之哉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諸人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先是衛獻公爲孫文子所攻奔齊十有二年而復故曰孰救渡河之哉此之前車得不深鏡代憲四祖文明繼興當時燕趙中山淮

陽齊魯連結者幾姓旅拒者幾侯咸逆天用人背惠忘德據指掌之地謂可逃刑倚親戚之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闇者不能為謀明者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末如之何先太尉與李洧尚書齊之密戚齊謂淄青劉悟在淄青為牙將李師古妻以從妹李洧者節度李正已之從父兄也楊太保與蘇肇給事蔡之懿親蔡謂淮西楊元卿為節度吳少誠之從事少誠死又事少陽為御史裏行蘇肇則少陽之節度判官也並據要地方州領精甲鋭卒及其王師戾至我武惟揚則割地驅人以降正已子李納叛洧不為賊守朝廷加洧沂密海觀察

使檢校戶部尚書劉悟反正事見前送款輸忠以入元卿爲吳元濟齎奏入都盡以情輸朝廷事覺元濟殺元卿妻子以蘇肇常保護元卿并殺之元卿仕至河陽節度加太子太保非不顧密戚非不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直以逆順是逼死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以足下大未倖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恐夙沙之國縛主之卒重生帝王世紀炎帝時夙沙氏叛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彭寵之僕執寵以獻光武封之爲不義侯又討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兵士尚强

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心自弃何速昔李抱真相國抱真澤潞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於燕國困田悅於魏郊連兵轉戰綿歲經時而潞人夫死不敢哭子死不敢悲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爲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賣降冀功盧從史爲澤潞節度副大使丁父喪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復領澤潞冀謂承宗爲鎮冀節度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兇邪之性從史又陰與承宗通上書言兵未可進計未就而人神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

困一卒之手驅轞北闕弃尸南荒憲宗陰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圖之承璀伏壯士幕下執從史送京師貶驩州賜死而潞之人猶老者捫胷少者扼腕謂朝廷不即顯戮深爲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暱去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爲用故也二帥去就非因傳聞鳩杖之人鮐背之叟知其本末尚能言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爲恃者之守數州之衆固不爲邪者之徒此又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何以敗名譽隳家聲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人心此僕者所以對案忘

飧推枕不寢爲足下惜爲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況太師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舉將軍之令然而經於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弘大度然而不逞者已有乖異之說横議者屢興悖惡之歎李德裕素惡從諫之姦回不欲用其子代將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爲來者宜其弭之又足下背李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軍之有謀爲人姪則致叔父於不忠爲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亦何以對燕

趙之士見齊魯之人邪又計足下旬日之前造次爲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以下謂積或慮釋兵之後更加罪譴則可保其不然此左右者不明而咨詢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質之輩並親爲賊將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効用於戎首久乃來復尚蒙殊恩皆受郡符咸領旗鼓李祐蔡州牙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壻也亦爲牙將師討蔡祐爲李愬所獲釋而用之與謀擒元濟仕爲夏州刺史綏宥節度使蔡城既破重質爲賊守郾城愬以書招之重質遂降授鹽州刺史劒南節度使不能悉數厥徒實繁豈有藉兩代之餘資弄數萬之舊旅俛首聽命舉宗效

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而致足下於不測沮足下於後至故事具存可以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旆以歸洛師秉象笏而朝魏闕必當勲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爲隣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倘尚淹歸欵未整來軒戎臣鼓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科頭擊手者動以千羣兼驅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鵰之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㧑憤

則砂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將水灌魏趙邢郡趙出洺州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殘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頋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飈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公孫瓚作高樓千計拒袁紹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瓚遺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喪貝

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易震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注震來則危喪其資貨亡其所處雖復超越陵險必困於窮匱不過七日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司馬懿既執王淩淩自知不免試索棺釘以探懿意懿與之遂自殺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卽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時之哂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事之賔寮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餒劉氏之魂勿汚潞人之俗封帛增秩含毫益馥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成敗

氣甚清疏頓挫處自然入古

之舉慎惟圖之不宣河陽三城節度使王茂元頓首積不能用詔削奪積官命徐許滑孟魏鎮幽并八鎮之師四面進攻郭誼斬積傳首京師

羅隱字昭諫新登人累舉不第錢鏐辟爲從事節度判官副使歷遷諫議大夫給事賜金紫

上招討宋將軍書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作亂二年以平盧節度宋威爲諸道行營招討使受任久之賊勢轉盛隱謂威養寇上書

朝廷以簡陵懿宗陵號九年彭虺肆螫懿宗咸通九年徐泗戍卒自桂州擅還推判官龐勛爲主攻陷宿州還聚彭城轉掠淮泗踰年而平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淛之筋力殆矣僖宗乾符二年淛西狼山

鎮遏使王郢作亂陷蘇常州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諸葛爽為龎勛小校勛勢蹙率百餘人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秩安文佑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龎勛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燖剝我梁宋乾符三年仙芝陷汝州陽武攻鄭州又寇淮南諸州天子以蟣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

臣乾學曰唐季方崩諸將驕蹇擁兵養寇無敢誰何而昭諫布衣移書數鎮將之罪詞直義嚴壯人心目

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䟦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時鄭畋上言仙芝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殊無進取之意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爲人治末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

以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戾其族而籍其有且二賊䝉齒壽春啗顏上刷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闗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之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李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令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横擁士伍鞭

穿貫源流博綜理趣殆從窮經味道中來故絕無摭華影響之語

撻魄運以愚庋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陸龜蒙 字魯望居松江甫里以高士名不至及拜左拾遺詔方下卒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冥亦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

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杯藜羮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萬舞之總名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歴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賞節槩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罍則銘之簡散澹誕無所避諱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

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

臣英曰班固漢書以六經為六藝此謂六籍內兼經史左氏傳亦稱左史豈始於班馬哉

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爲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爲經杜預始作經傳集解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按莊子天運篇六經先王之陳迹則經之名已久非聖人之

旨明矣茍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

皮日休字襲美隱鹿門山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爲著作佐郎太常博士

請孟子爲學科書

斥莊老而尊孟學此等議論在唐人中不可多見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盡於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熠熠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邪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昌歜菖蒲葅也呂覽文王嗜昌歜孔子聞而服之後

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孰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

昌黎衛道之功得此書推尊益覺昭揭宇宙而不朽

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請韓文公配饗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

臣杜訥曰表彰昌黎宜崇配饗誠為公論文亦磅礴有氣勢

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泰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隋王通字仲淹龍門人教授河汾門人私謚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

以爲文或援從横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令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禆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公孔安國劉向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慎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代用其書垂於國冑並配饗

清拔之氣矯然自異

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兹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繇夫是也

沈顔字可鑄湖州德清人天復初進士官翰林有詞藻後仕楊行密

象刑解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赬以墨染其

水心葉適曰刑辟自古有叔向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堯舜禹湯特缺此一門雖有刑而無辟故也故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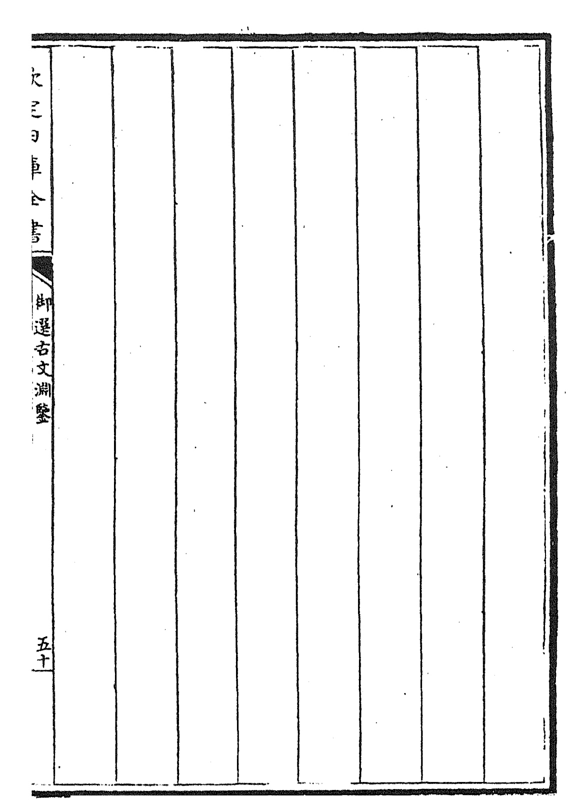
衣冠異其服色凡爲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扑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樸人易爲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爲畏也何以知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髽髽今之露紒也禮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髽音撾紒古髻字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民不知冠之髽之爲勝但見衆而爲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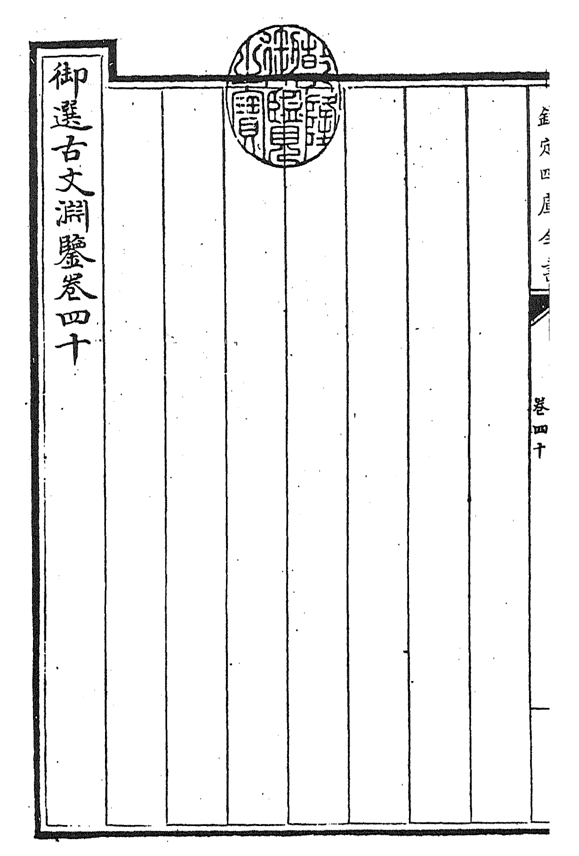
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懸刑以示民而不曰某罪入某刑惟數聖人為然蓋純用父兄師友之道薰染而入而民亦自然染從其麗於刑者少矣

令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爲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日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爲畏也凡民之心知恣其所爲而不知戒其所失令辱而恥之不足以爲法也何者蓋笞絶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爲其非矣故不足以爲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己以爲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恥也皆以爲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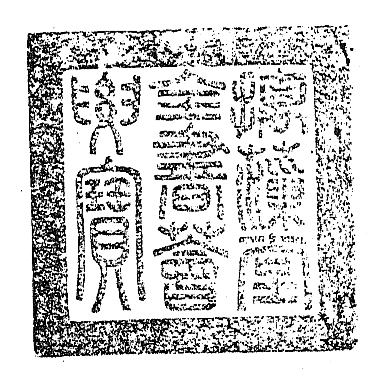
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樸人易爲化亦由聖智深邈深得其理故也

按唐文三變至韓柳而極盛固矣然其間亦不乏能自奮拔者如唐初陳子昂高識遐覽破襞績爲疏宕可云傑出其後德宗時陸贄論成敗決事機綿婉入情爲千古奏議所未有雖復多用駢偶與夫浮夸無實者相去遠矣李翺皇甫湜李漢歐陽詹得力於韓各有成就李德裕氣象雄毅見事明審會昌一品集鏜鎝球鼎震曜耳目非于喁細響所可及也杜牧原本先秦國策太史公書發揮才情豪宕感激故於贊皇樊川采取稍多李商隱工於書札一時絶調今錄其非儷體者一篇唐之文章如數家者可以觀矣姚炫取唐文編爲百卷名曰文粹其言曰擷英擬華正以古雅修言蔓詞率皆不取黄吉父以爲纂次未公品題未當以粹自命實多可疵之體今考諸家之文選者尚非其至特爲論定如此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劉廷勳